

袁世凱 旧影

旧京人物
影像馆

还原一个时代的记忆

● 张社生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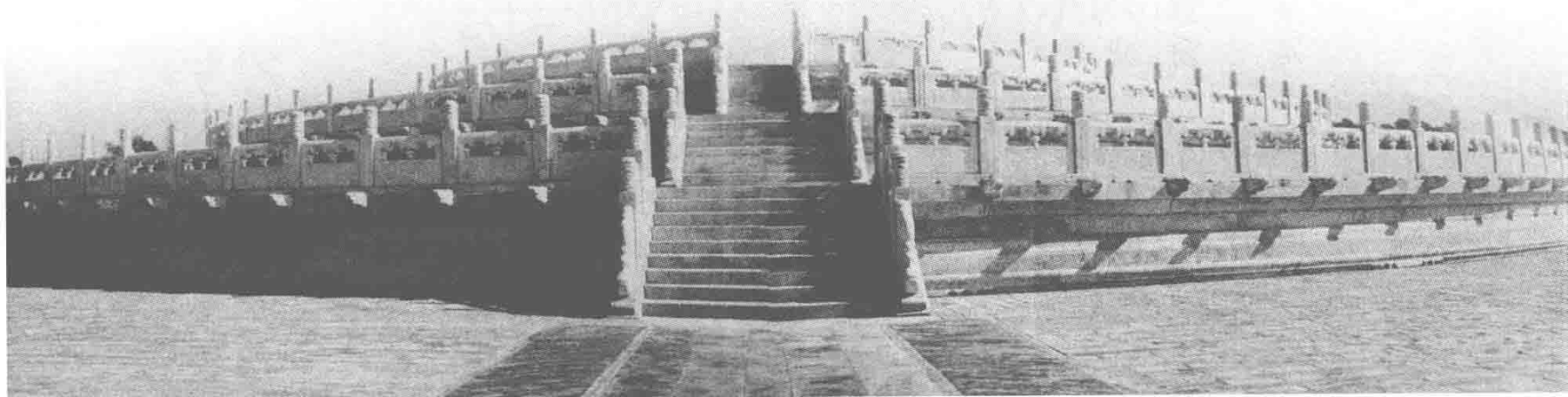


旧京人物
影像馆

袁世凯 旧影

● 张社生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世凯旧影 / 张社生著. —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1

(旧京人物影像馆)

ISBN 978-7-5477-2800-0

I. ①袁… II. ①张…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 —
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①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4847 号

袁世凯旧影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 言

革命啦，运动啦！

每次来时都是轰轰烈烈，每次都以 12 级以上的破坏力横扫千军如卷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国人保证，这次将彻底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总是一次次相信，一次次地凑热闹，一次次地赔上老命。

谁叫我们这个民族就好一惊一乍的热闹。谁叫我们相信不需要长期努力，罗马可以在一天之内建造成功的神话。

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汉口街头马上风起云涌。热闹过后，只是没了辫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赵庄还是那个赵庄。

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里虽有，但现在这种用法据说来自东洋。“革命”二字一经改头换面，立刻成了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难怪，中国以前虽没用这个词，但是这些个事儿已经干了三五十回了。

“革命”是什么，其本义是有话不好好说，“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可是中国人后来所说的革命，已经和刚传入的本义大不一样，从一个中性偏贬义的词变成了褒义词。政客往往用之标榜自己，给政敌于“革命”二字前再赠送一个“反”字。我纳闷了，不是都说咱们是浸泡在儒家文化中的“化民”？曾几何时，“中庸”二字被走极端的“革命”二字给换了？

多想想就能想通：中国人多，挤得很。特别自乾隆后，人口上了四亿！一位 18 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养牛羊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

人多地少，慢慢地养成了潜意识里的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能力——非排挤打击隔壁的王二，否则不能得那一亩三分地。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劣根性叫作“窝里斗”。

血淋淋的“革命”二字传入中国，于“汉奸”“卖国贼”外，咱们又多了一种打压别人的手段。

我以前很少看民国历史，大学期间最不喜中国现代文学史。为甚？因为咱们的先人动不动就给人贴标签、戴帽子。

历史，管他好人坏人，把人家干过的那些个事儿原原本本地都端将上来，我等自有评断。不是说“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到了节骨眼上就不这么想了。

晚清民初，国体与政体之争一时鼎沸，大家以为只要弄清这两条就能救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多次证明，只问上层建筑不问基层“群体”是最大的书呆子气。曾几何时，世界上的制度条文或多或少地都被引入中国。热闹后，留下什么？

你不能说引入者动机不纯，只是这些个舶来品实践下来，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被稀释、被同化，最后被扭曲了。

为什么？

这就引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体”现状。

大清国和别的主要大国比，不在经济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体”没有“被近代”过，整个国家不是人家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咱们大清国基本分两块，一个是皇家，一个是“臣民”。用袁世凯的话说，清只是一个朝代，不是一个国家。

清国就像一个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东家，皇上是大东家掌柜的。围绕着这家大户，有一批称之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帮闲的，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散户。

平时大东家居高墙深宅里吟诗作画，和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只在秋后收租子时才打下照面。

所以咱们这个大清国，和历代王朝一样，历来是“东家的事儿东家管”“百姓的事儿百姓管”，是个比较极端的二元社会。

因此，别指望有什么事儿老百姓会拿命来捍卫。“群体”没有“国家”概念，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用眼下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叫“没有公民意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排他性，让每个个体都将防卫的底线画到自家门口。

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百年来也没有彻底解决。

君不见，为了一个公用面积里的酱油瓶位置，筒子楼里的知识分子可以大打出手；打后当事人还能回到斗室，镇定自若地写出一篇“主旋律”的好文。

君不见，走遍中国，公路旁的树上到处挂着丢弃的白塑料袋，在风中哗啦啦作响，不禁使你想到拜伦的诗：“……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

可是政客不管这些，人家都喜欢自上而下入手，关起门来定几项制度，容易而且政绩看得见。好样儿的如光绪皇帝，数千年的旧制度，人家 103 天里发了数十条手谕就想改变，后来一个上午就让人给废了。事后发现除了康有为们愤怒外，国人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百姓闹不明白“变法”，大伙儿最多把它看成是大东家的老妈和儿子吵嘴。出于数千年顶礼膜拜的“孝”，大伙儿指不定还认为老妈有理呢！

再说，政客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有的只在位子上三五年，多则十多年，最极端如康熙同志干“革命工作”六十年，能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

说到底，从来没有“被近代”过的国人是消受不起梁启超的“政体”“国体”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问政体，不问国体，只问群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别怪东怪西的，问题就出在“群体”自己。

根本的还是要从一个个个体做起，“群体”好才是真的好！

群体是“半野蛮人”状况，制度装扮得再漂亮、标榜得再先进也会露馅儿。

“群体”如果是优秀的，“被近代”过的，不二元社会的，再烂的制度也能发挥到美的极致。

只问“群体”，其实最难！因为要从娃娃抓起，要全民识字；培养公民意识，消除“患不均”之感。

这类事儿听起来语不惊人，做起来没轰动效应，而且十年八年看不出效果来。所以任何政客都喜欢奢谈短平快的“政体”和“国体”，他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不要相信罗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来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剧是有一个特别“孬”的人直接造成的，以为历史上没这个人就一切 OK 了。

袁世凯何人？不过一政客也，最多是伟大的政客（政客称伟大的大有人在）。

政客的专业就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如果这手不会就不是专业政客。

试想，如果 20 世纪最初几年，“群体”没有立宪的思潮，袁世凯不会贸然去充当那个“立宪派领袖”。

如果 1911 年，大半个中国的“群体”都不想试试共和，他也不会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如果 1915 年秋，“群体”没有厌倦了共和的吵吵闹闹，想“老主子”了，袁大总统也不会去打造那把龙椅，“洪宪”一回。

说得明白点儿，民初的那些事儿和任何个人都没多大关系，全在那时的社会。

后人看这段历史，别忙着贴标签。

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会儿大伙儿的想法老在变，绝不能拿 1909 年上半年的民意去套下半年的事儿，到了 1911 年更是一天一个“民意”。也难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睡了三千年，一觉醒来，发现乌龟要跑到终点了，这下急啊！正所谓“清朝的突然灭亡，现代的东西被嫁接在了几千年的树上”。（《纽约时报》语）

了解这些，你再来看袁世凯，就不会说他一会儿忠于大清，一会儿出卖大清了。

所以本书特别在意袁世凯当国那段时期的社会“时文”和同代人、身边人的回忆，在意历史的原汁原味，特别在意国外报纸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诸多细节。

为市场计，本想演义一下袁世凯。后来一想，自己从不看武侠，也不翻演义，做不来！所以本书不会以强烈的个人情感，近似武侠的笔调，去“英雄”“狗熊”主人公。这里只摆事实，没有结论，结论由您自己给。

张社生

2016 年 9 月 28 日于北京朗琴园

目 录

第一章 袁世凯素描

1

机巧的袁世凯	2	从喜欢侃大山到谨言慎行	14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	4	军人袁世凯	16
为官之道在于办好差	6	57岁寿终——命短	20
是个肯做事的主儿	8	洪宪皇帝当不成，只怪窝里反	22
办事嘎嘣脆，什么人都敢用	10	私心太重	24
耐得骂，死猪不怕开水烫	12	一当政便见光死	26

第二章 亲历袁世凯

29

曹汝霖：“老好人”袁世凯	30	五姨太说“称帝”	54
张謇：胖墩青年有点儿憨	32	张传彩：“老太子”不像曹丕	56
袁克桓：老爸曾是机灵鬼	34	袁静雪：二哥克文如曹植	58
唐在礼：事无巨细都想到	36	唐在礼：袁也重视宣传	62
顾维钧：他不知共和为何物	38	袁静雪：中南海里的父亲	64
顾维钧：袁大总统开会的架势	40	西方人的袁世凯“速写”	66
“视黄金直如土块”	42	布朗亲历山东巡抚袁世凯	68
徐世昌说袁世凯	46	朱尔典：不懂英语却能说出英人名	70
徐世昌：登基前的谨慎	48	《纽约时报》的500篇报道	72
五姨太：戊戌变法时老爷像丢了魂	50	梁启超对袁从爱到恨	76
五姨太：细说袁灭义和团	52		

打量一下袁世凯	80	山东巡抚任上露一手	124
“先结婚，后恋爱”	82	“劳模”袁世凯	126
发挥妻妾的主观能动性	84	让慈禧刮目相看	128
黑如点漆的眼睛	86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130
这是一双“不怒而威”的眼睛	88	慈禧第一眼见到袁世凯就觉得顺眼	131
精力充沛，气血充足	90	太后面前的红人	132
和孙中山比，袁世凯的演讲差一个档次	94	谋杀光绪帝？	134
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有蜜月期	96	手握重兵，历来危险	136
孙先生性格直率	98	载沣罢袁	138
买办袁世凯	100	袁世凯“躲猫猫”	140
袁世凯天津遇贵人	102	第一次尝到世态炎凉	14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渊源	104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也不放心	144
龙虎豹	114	袁世凯自我“杯酒释兵权”	146
袁世凯的虎：段祺瑞	117	载沣一党也是吃相难看	148
袁世凯的龙：王士珍	120	《纽约时报》看袁世凯	150
袁世凯的豹：冯国璋	122		

曾经的洹上村	154	袁诗有曹操的浑厚	170
可惜了洹上村	156	养寿园俨然一个大观园	174
洹上村消失算什么？	158	袁世凯的经济头脑	180
袁世凯为何对洹上村一见钟情	160	袁世凯自得其乐	182
重回洹上村	162	不能坐吃山空	184
挥之不去的噩梦	164	“归隐”也是演戏	186
亲历者眼中的洹上村	168	“渔翁”的公关费	190
外表中式，内屋西式	169	洹上村到底住了多少人	192

渔翁袁世凯	194	一个不低调的“离休干部”	202
袁怕再吃教育亏	196	归隐了还搞什么“电报房”？	203
教育孩子，袁世凯没少下功夫	198	亲历者看到的“电报房”	204
“太太学堂”	200	法国博士说了洹上村不少细节	208

第五章 “窥视”老袁家

211

近距离看袁家人生活起居	212	袁死十多年，六姨太怀了个男胎	232
原配于氏，认钱不认夫	214	一张苇席掩埋六姨太	234
大姨太：爱上的还是买来的？	216	晚来的六姨太财产进了国家的口袋	236
二姨太糊涂，被人宰	218	七姨太死后才转正，八姨太是赎来的	238
奉子娶三姨太	220	九姨太睡在外面	242
四姨太吞金自戕，为夫殉情	222	袁世凯一死，二分之一家人吸起了鸦片	244
五姨太是个人精	224		

第六章 袁世凯出山记

249

清廷起用袁世凯过程回放	250	袁大总统演的三场“老戏”	276
袁世凯出山不磨蹭	252	袁世凯剪辫子哈哈大笑	280
第二天就出发了	254	和革命党人短暂的“爱情”	282
一辈子没有安全感	258	孙袁也有蜜月期	284
刺杀袁世凯	260	孙袁一见面就谈了13次	286
袁世凯的“200万法郎”	262	黎元洪有把柄捏在袁手里	288
“窃国大盗”为什么受欢迎？	264	不光袁世凯“最忌”宋教仁	290
洋人盼袁世凯当道	266	日本人从来不相信袁世凯	292
媒体的宠儿袁世凯	268	袁大总统抗日记	294
半新半旧才有市场	270	袁世凯的“拖”	296
袁世凯慢了半拍	272	谈判在第五条上陷入了僵局	298

一蟹不如一蟹	302	帝制输在临门一脚的日本人	318
称帝完全是袁世凯主导	304	秘密文件被内贼所窃	320
民国不是省油的灯	306	“日人素畏袁”	322
袁世凯借了印子钱	308	最后的日子	324
袁世凯似乎很在乎民意	310	“扶柩回籍，葬我洹上”	326
还是新老干部没交替好	312	又一次和平的权力更替	328
段祺瑞不好整	314	袁林今昔	330
冯国璋是个财迷	316		

袁世凯素描



袁世凯其实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庄稼汉的面孔却有“国之能人”的肚肠；人不足五尺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职业军人”；倡言改革，却一妻九妾，相信风水和宿命；一生办国事无数，却留下“窃国”之名。

机巧的袁世凯

评价袁世凯，最忌主观判断，不可脱离当时清末民初的大背景，孤零零地“政审”他，更不能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去看他。

我观此人，一生事业红红火火，操弄政情跌宕起伏。但是你一见不着他有啥子“理论”，二听不到他有啥子路线，是个执政到哪儿算哪儿的主儿。我的第一个判断，袁世凯就是一个官场技术娴熟的机巧型“伟人”。是的，我对他用了“伟人”二字，一是咱们的伟人曾经认为他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的清末民初“四大伟人”之一；二是如今“伟人”评判标准已降到经济适用型，咱就权当袁老是位经济适用型伟人吧！

袁世凯可怕就可怕在他是政治机巧派，可爱也就可爱在这政治机巧派。此话怎讲？

先说可怕。和他打交道的人发现，历来遇事他奉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国政处理模式。在民初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此君满脑子里没有一点点现代政党政治的观念，也不管对方属于哪党哪派，只把京华政坛上的政客权当个体户对待。国民党的汪精卫不错，那就列支十万大洋预算砸向汪精卫。袁世凯手下管这类“政治钱”的唐在礼就说：“汪精卫，袁很早就收买他，从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买通了。后来一直给钱，听袁指使。他的钱是通过陆建章领取的。”对于那些政敌，他都懒得甄别。唐说：“抓到那些人，只要是不知名的，差不多总给安上一个宗社党的帽子，拉到后门什刹海枪毙了事。”

做了总统的袁世凯，管国家的方法，说白了还是他小站练兵时的那一套。对此，他曾不小心在张之洞面前说漏了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这样的军阀管政治很可怕，把偌大一个“悠悠中华”当兵营对待，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民初刚刚开始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被这赤佬这么一管，也就万马齐喑了。所以任公梁启超看得门儿清，“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之术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可见袁世凯的所谓政治，讲的是娴熟的政治技巧，玩弄的也是一些雕虫小技。这类动作一多，在士大夫那里便口碑欠佳，形象猥琐。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最多就是一个不说话的“苏秦”，只是苏秦口若悬河贩卖合纵连横，袁世凯手段毒辣，是个闷葫芦型的机巧家、纵横家。

纵观近代史，甭管什么思想，没有一个思想武装的团队都坚持不长。袁世凯整天婆婆妈妈地应付小局面，却放松了对北洋集团内部的思想改造。到头来，他一倒下，众人就来抢食，或作鸟兽散。机巧派袁世凯最后还是输在“机巧”二字上。你说可怕不！



1898 年荷兰画家胡博·华士为 39 岁的袁世凯所绘的肖像画。袁世凯从外表看很忠厚老实，也像是中原地区走出来的子民。然袁世凯内里是一个灵巧加机巧的政客。孙中山和袁接触后说：“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纵观袁世凯宦海一生，无博大精深，却也能基本上与时俱进，跟上当时时代潮流。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迎合大多数。

如果我们不孤零零地把他独立出来单个审视，不用千百年来被一代代朱熹们逼上道德绝壁的孔孟之道衡量，他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僚可爱多了，也进步多了，甚至实用多了——和支持义和团的那些土里吧唧的民粹派老顽固比，他算是开明派；和那些口若悬河的康有为们比，他算是稳健改革派；和那些革命党人比，他算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

袁世凯当总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历史选择”本身是从来没有对错的。今人以隔靴搔痒的三言两语给一个复杂时代、复杂人物定调，会流于简单化、绝对化，最终也一定是脸谱化的。虽然，我知道，在历史读物市场上，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是一条销售历史书籍的捷径，特别是在一个盛行“武侠小说”的国度里。

不错，袁无甚大想法、大思路，但此君的基本判断应该说不失准头。他对当时的国情还是看得比较深刻的。他曾说：“共和主义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非真为人民所主持。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

他看得准吗？蛮准的。但是我要说袁世凯的视点只是站在当时北直隶、山东和山西等民风保守的北方之地看，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可能和他的判断正好倒个个儿。这就是辛亥革命一闹，只剩下北方五省不宣布独立的原因。山东宣布了，马上又反悔了。不管怎么说，说当时的民意是新旧参半，大概不失公允。根据这个判断，袁世凯的理政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只是他从来没在这方面做施政演说，也没搞出一个纲领，其准绳就是维持局面不乱。从表面看他是随政局而动，暗地里玩的还是前清密室政治的那一套。史学家骆宝善认为，他“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其政坛引路人中有李鸿章、荣禄、奕劻、端方、吴大澂、张之洞、那桐、载振、周馥、盛宣怀、张謇、徐世昌、严修、唐绍仪、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杨士骧等，手下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武将拥戴，更通过结拜、贿赂和姻亲裙带等办法，编织关系网，扩大执政基础。

结果，袁世凯政治操作技巧十分娴熟，却把“道德”二字扔在一边，这就难免为“道德历史观”所恶。而在我看来，恰恰弃道德、重实利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进步，有其可爱的一面。



像照 陸福 照
Tu Shingz  *photographer*

着晚清制式“武警”大衣的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送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照片，莫理循在1912年受聘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还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来嘉奖莫理循为其做出的贡献。

为官之道在于办好差

袁世凯一生行事，浑阔机巧有余，明智聪慧不足。

袁氏懒读经书，不识圣贤，却混迹市井，玩弄人情，加之生于富贵豪门，叔祖父袁甲三官居总督，所以弱冠之年，即得机缘，先随堂叔袁保恒、袁保龄赴京办差，后随父辈好友吴长庆历练行伍，经营朝鲜驻军事务，所以其“趁时就势、精于世务”的应变能力，远非同时代书生之辈可比。

不读圣贤书有时未尝不是幸事。因为少些道德羁縻，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偶遇机缘，甚或碰上历史紧要关头，沧海横流之际，彼辈才能不管不顾，豁得出去，干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伟业来。刘邦便是先例，袁世凯紧随其后，算是后例。

行走市井、浮沉江湖，而不读圣贤经书，做英雄事业，自不妨展露雄才，巧于应付；但做帝王事业则不免缺乏大略，看不清历史方向。所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袁世凯一生，就是个有雄才无大略的主儿，因此不难遂青云之志，立身云端，但却昧于大势，无法拨云见日，看清未来的出路，最终跌落在历史的迷雾中。

袁世凯一生，能办好差，却不明大势，所以处事多能，治国无纲，缺乏引领改革、洞见未来的治国方略。

如此说来，叱咤中国政坛 26 年，做过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倒是缺少政治理论的功夫，多少有点不学无术的意味。说不学无术是过了点儿，其实，清末那几位名人，早就有人评论过：“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郑孝胥语）“不学”可以理解成没学问，无思想，“有术”就是能力强。这话准！

袁世凯说到底是个官僚体系里的工程师，此公既不风雅，也不著书立说，混迹在官场，练就了十八般武艺。最让人吃惊的是，初出茅庐，当了个五品的直隶按察使，便让满朝的文官武将一边骂他小人，一边保荐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说：“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缘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